

南居记

文 / 郁小尘

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散文优秀奖

1

十字路口右拐，直行，拐过几条狭小的街道，行人逐渐稀少，前面一下子安静下来。堂哥带着我们，走进了一个村庄。堂哥说，这里是丹坑村，是我们居住的村庄。

与喧闹的街头相比，这座村子，处处透着古朴与宁静。月亮不知何时升起来。借着灯光和月光，我仔细打量这个叫丹坑的村庄，这里房屋古老，墙壁斑驳，每一寸土，每一片瓦，都透着古朴的气息。房前屋后有大片菜园。步入村子，看着周围熟悉的情景，恍如回到了遥远的故乡。我对这个叫丹坑的村庄，一下子亲近起来。

踩着碎碎的月光，堂哥把我们引到一座院子前。院墙青砖围绕，大门朱红色。推开木制大门，迎面看到一个大大的花池，池内鲜花盛开，花香扑鼻。堂嫂闻讯出来，笑盈盈地迎到门口，“啊，总算到家了！”她接过行李，亲热地把我们让进屋里。房子是老式的民房，屋顶很高，上面又做了一层木楼。从里面看，像复式的小洋楼。堂嫂说，楼上原本是放杂物的，听说你和美玉要来，就把它腾出来整理好，做你们的卧室。堂嫂心灵手巧，把简陋的屋子布置得井然有序、整洁漂亮。厨房、浴室、洗手间、客厅，还有卧室。房子布局恰当，隔离清晰，每一个物品摆设都恰如其分。厨房与客厅隔开，中间开启一扇木板门，做饭时，关上；做完饭时，打开。卧房自出心裁吊了屋顶，装裱得简洁素雅。

客厅的桌子上摆满丰盛的饭菜。吃了饭，待收拾完毕，已将近 12 点。

踩着木制的楼梯，我和美玉慢慢爬上二楼。卧室一桌一床，干净简朴，透过灯光，可以看到床沿上雕刻精致的花纹，盘龙绕凤，栩栩如生。墙壁是木制的，地板也是木制的，踩上去，发出好听的咚咚声。一扇木窗半掩半开，窗棂上刻着花纹，我疑心，这是走进了古代小姐的绣房。推窗望月，碧空如洗，月亮在云层间悠闲地散着步子，月光透过窗子漫进房间，像闪烁的碎银落满屋子。

村中的树木很多，椰树、木棉树、榕树等亚热带树木成片相连，翠绿的植掩映着村庄，这是我在故乡看不到的。故乡的春天是柔和的嫩黄色，夏天是葱郁的碧绿色，秋天是灿烂的金色，而冬天是抑郁的灰色。深圳四季常绿，浅浅深深的绿夹杂着红与黄。

村中院落整齐，房舍古朴。房屋有着明清时代的建筑特色，黛青色瓦舍上长着杂草青苔，显露出老房子的漫长年代。在丹坑村，我见到了故乡没有的景物：古井、雕楼、祠堂以及叫不上名字的花草林木。村子中央，有一排气势雄伟的院落，门楼上面雕着龙凤吉祥的图案，刻着“罗氏宗祠”的字体，显然是很有些年头了。每次路过，我总是忍不住要停下脚步，仔细打量。一座宗祠，一段历史，村里的每一幢房子，似乎都有一个故事。丹坑村大都是以前留下的老房子，建了新房后，村子的住户都搬到新房子去住，老屋舍不得拆迁，便租给附近工厂的工人。

村东头有一眼古井，装着木制的辘轳，绳索上系着一只木桶，打水时，人不近井口，转动几下摇把，辘轳吱吱呀呀地唱歌，倒转几下，一桶水便上来了。扶着辘轳，提起水桶，一点都不觉得怕。我喜欢听辘轳的声音，简直是在听一首远古的动听歌谣。井边，常有女子洗衣淘菜，用不同方言交谈，聊到开心处，开心大笑。堂嫂在村中的空地，种了一片蔬菜。成畦的韭菜，淡黄叶片的小白菜，碧绿的空心菜，紫红的茄子，鲜亮的西红柿，翠绿的辣椒，我和美玉在菜地里拔草、浇水，摘菜。我们把摘的菜在井边洗好，端回家淘米做饭。

2

堂嫂是爱花之人，她从富民市场或邻居处，寻来不少花花草草种在院子中央的花池里，像个小花园。金盏菊、富贵竹、发财树、铜钱草，南方

的花草，多是有着吉祥名字。铜钱草刚种下只几个叶片，没多久，圆圆的叶片像铜钱一样铺满了盆子。富贵竹是极其好养的，玻璃瓶里灌满水，放点有颜色的小石头，隔几天换一次水就行。最初只有四片叶子，后来渐渐长高，叶子葱绿，衬着透明瓶子，淡绿的石子，浅浅的清水，看一眼，心里倍觉清爽。

我和美玉都爱种花。堂哥和堂嫂上班去了，我和美玉闲来无事，我们把院子里的花池加宽加大，种了好多花草进去。蝴蝶兰、郁金香、美人蕉、太阳花、白菊花、百合、水仙、兰花、蔷薇。我们从山坡上移植牵牛花，栽在围墙边，让它爬满院墙……我们找了很多容器，小碟子、小铁盒、瓶瓶罐罐全是花草。我们在泡沫包装盒的小格里装满泥土，多肉植物在此落地生根，蓬勃生长。院子的角角落落全摆满了花，俨然成了一个小花园。我和美玉开玩笑说，我们要种很多很多的花，然后开一家花店，一辈子与花为友。

堂嫂从富民市场买了不少姜，隔几日做饭时，发现一块姜竟然发芽了。嫩嫩的，露出一小片叶子。美玉用小铁盒子盛点水养起来。它一天天长高，我们把它种在后院菜地里，它越长越好，我们把洗菜水、淘米水用来种花种菜，施肥浇水，半年后拔起，竟收获了一小篮子的姜。

我和美玉从观澜人民公园，移回两株含羞草种于院中。不几日，它小小的羽状叶子平平铺开，我上前用手指轻碰它的叶子，它马上将一对对细而长的叶子合上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就这样，含羞草在院中平平淡淡、从从容容地生长，不与鲜花斗艳，不与芳草争奇，这何尝不是一种生活态度？两个月后，它竟开出花来。花色是桃红色，花型呈伞状，有些像蒲公英的花，毛茸茸的花立在细小的枝头，不浓烈，不娇艳，却是如此的清新、脱俗。

一个清晨，堂哥起来上班，推开房门，“呀！快来看啊，月季花也开了！”我和美玉赶紧跑过来看，十多枝月季悄然盛开了，鲜红的花朵娇艳欲滴，晨风吹来，太阳升起，院子里，花影与花香淡淡飘过，芳香而美丽。

月季花月月开放。堂嫂说，那株月季种下的时候只有筷子般粗细，后来越长越旺盛，现在枝繁叶茂的像棵大树。月季月季，只要你好好的照料它，它每月都会开花的。堂嫂的同事来家中玩，进门惊叹，好漂亮的玫瑰花！堂嫂笑道，那不是玫瑰，是月季！这分明是玫瑰嘛！她们总是不大相信。

同事们临走时，堂嫂总忘不了剪几枝盛开的月季送给同事。

院子里的花越种越多。我们围着桌子吃饭，晚风吹过，含苞待放的花蕾别有一番风情，红红艳艳的花朵在风中摇曳生姿，满院馨香。夕阳橘红的光映在花上，衬着夕阳，格外地美。

3

我们住处的斜对面，有一家便利店，店主是一对中年夫妇，本地人。男人瘦且高，皮肤很黑，不怎么说话，也不管事，常见他躺在椅子上，抽着长长的木制烟筒，神情怡然自乐，仿佛他一天的工作就是抽烟似的。胖胖的女店主待人热情，见人总是先笑，有人去店里买东西，若是带着小孩的，她总是跟顾客聊天，逗孩子玩，顾客走时，她忘不了往孩子的手里，塞上几颗水果糖。

每当夜幕降临，女店主早早把电视机搬出，摆放在小店门口，放好凳子和桌子，给村里人提供休闲娱乐场所。人们吃了饭，三三两两地出来了，开始时三四人，后来越聚越多，到后来一百多人。若是遇到周末节假日，人则更多。男店主不慌不忙，依旧躺着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女店主立在柜台内，满脸笑容招呼买东西的人，忙个不停。小店也卖凉菜。村里人说，便利店的凉菜做得地道，分量足，三元两元，配两个馒头，便可打发了肚子。有男子边看电视边喝酒。吆喝一声，“老板娘，半斤猪头肉，三瓶啤酒！”“好咧！”老板娘应着，双手麻利地切肉，调菜，拿酒，眨眼工夫便笑咪咪地端上一盘凉菜。老板娘极其信佛，常见她在店里烧香拜佛。她双手合一，双目紧闭，表情虔诚极了。若有衣着褴褛的乞讨者上门，她会抓起一把零钱放入乞讨者的碗内，没有丝毫吝惜之情。因为热情的女店主，便利店的生意格外好。

美玉从便利店买来一些画，布置我们的卧室。那时，到处飘着任贤齐的《心太软》《伤心太平洋》，满大街都是小燕子和紫薇的贴画，还有古天乐李若彤版的《神雕侠侣》，那个演小龙女的演员如落入凡间的仙子，长发飘飘，裙裾飞扬，仙气十足，美玉买来贴于床头，每晚睡觉前，我们总要看上几眼，评论一番。

村口有几排桂花树，开花时节，风一吹，花香四溢，整个村子氤氲在

香气里。古井右边，有一家“兄妹发屋”。经营发屋的是兄妹俩，哥哥清秀帅气，只是腿有些跛。妹妹天生丽质，齐眉长发，眼神如山泉水般纯净，让人喜欢。哥哥的理发手艺极好，他能根据不同的脸型，设计不同的发型，走进发屋的人，出来已是“改头换面”了。兄妹俩手艺好，价格便宜，顾客接连不断，多为丹坑和附近厂区的回头客。店里的录音机、循环播放着郑智化的歌曲，《水手》《你的生日》《年轻时代》等。去发屋的，除了年轻人，还有本地的老人。听井边洗衣的一位大姐讲，一位本地姓莫的阿姨看上端庄漂亮的妹妹，非要让姑娘嫁给她儿子不可。求人做媒，三番五次地登门求婚，事情后来竟有了眉目。

村子东头住着一位画家，蓄一头长发，留着长长的胡须，看不出他的年岁。据说，画家因迷恋丹坑村和观澜版画村古老的建筑而住在观澜。他每天背着画夹出门，早出晚归，常会有各类的小车停在他的住所旁。我曾看到过画家作画，群山绵延、云雾缥缈，几点几线，一挥而就，动作潇洒极了。堂嫂说，春节的时候，画家在门前摆起了摊位，为村上人免费写春联，我向画家求得一幅《岭南晨韵图》的书画，起伏的群山，云雾缭绕，如临仙境，看时，如人在画中游。那幅画，我一直珍藏着。

4

房前有一排芒果树，如遇大风，哗啦啦地响，吹落一地芒果。房东老太太拎着篮子，扭着小脚奔出，心疼地一个一个捡回去。老太太很瘦，脸上铺满皱纹，她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，用网子罩着，让我想起过世的奶奶。老太太年事虽高，但手脚麻利，她捡芒果利落的动作，让人想到她年轻时一定是个能干的女人。堂哥说，老太太的儿孙都搬到前面的新房子里，老太太不愿搬，她舍不得旧房。老太平素不大出门，有时坐在门口望着外面的芒果树，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。

院子里的凤仙花开满花池。那奇巧的花形，有头有尾有翅有足，宛如一只凤凰在飞翔。我和美玉采下花瓣，准备晚上睡觉前染指甲。不经意间抬头，一个小姑娘正站在芒果树下朝院子张望。“嗨，你好，我叫阿满！”她忽闪着一双大眼睛微笑着同我们打招呼。小姑娘八九岁的样子，身着棉布碎花裙子，扎着长长的马尾发，怀抱一本书。我一下子喜欢上这个大眼

睛女孩，感觉她长得像电视剧《上海一家人》演小若男的演员。“你好！”我对她微笑点头。“原来你住我家隔壁啊，你们家是开花店的吗？满院子都是花！”她走进院子，笑着说。“不是开花店的，只是我们喜欢养花。你若喜欢，可送些花给你。”我指着采摘的凤仙花说，“这个可以染指甲的，比涂的指甲油还好看，如果你愿意，吃了晚饭过来，我给你染。”她笑着点头，跑出去，在老太太捡芒果时，偷偷藏几个芒果于手中，老太太再弯腰之际，她飞跑过来，眼疾手快递给我，冲我吐吐舌头，扮个鬼脸，模样娇俏可人。我问她看什么书？她扬扬手中的书，《安徒生童话选》，刚在书店刚买的。她搬个小马扎在我们旁边坐下，抬头问，《海的女儿》你读过没有？很好看的，真的！我说，读过的，跟你这般大的时候读的。她开心地笑，露出白白的牙齿。

晚上，堂哥堂嫂都加班去了，我和美玉正在洗碗，阿满果然来了，冲我们一个劲儿地笑。我知道，她是想染指甲了。我们找来叶片，把凤仙花捣碎，撒了盐，把凤仙花敷在指甲上，再用叶片把指头一个个缠好，第二天一早，阿满跑来了，我们同时伸出手来，不由得开心地笑了，个个红指点点，形如相思的红豆，像涂上了一层蔻丹一样漂亮。

阿满再次来时，带了一本书和一只波斯猫。波斯猫闪动着一双蓝眼睛，像一个俊俏的女子顾盼生辉，惹人怜爱。大多时候，我们浇花种花，她静静看书，有时我们都看书，谁也不说话。阿满也会带作业本，趴在石桌上写作业。写作文时托着下巴，沉思良久，然后一气呵成。发现言语欠缺或用词不当的，我便给她指出。有一天，她兴冲冲跑过来对我说，老师今天表扬我了，夸我的作文进步很快。我鼓励她多看多写，一定会越来越好。

进厂后，我搬离了丹坑村，没有了阿满的消息。堂哥做了五年的保安后，与一家五金的主管成了好朋友。后来进了朋友的工厂做主管。2006年，堂哥有了自己的五金厂，工厂越做越大。堂哥一家依旧住在观澜，住进丹坑村的小区里。多年后再去堂哥家，向堂哥问及阿满的消息，堂哥说，阿满一家搬到市里住了。阿满考上了深圳大学，学的是中文类专业，听说，将来要当记者的！

我站在开满鲜花的小区广场，仰望高大的芒果树，久久不愿离去。我仿佛又看到，房东老太太蹣着小脚奔出屋来，弯腰一个一个捡起树下的芒果；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微笑着对我说：“嗨，您好，我叫阿满！您读过《海

的女儿》吗？很好看的，真的！”

发表于 2021 年 2 月 7 日《宝安文学》